

# 當代才人吳語亭先生

(一)

李又寧

一九七九年二月初，在紐約市梁和鈞（敬錚）先生的崇齋，我向他面請教益。問的是我積年四處求教的一個大問題：「認識的中華女性中，那幾位是傑出的？」

梁和老不假思索地回答：「一位是林徽音，一位是吳語亭。她們二位是真正的才女。前者是新式的，後者是古典的。」

林是早期新文學作家，廣交遊，其人其事，我早有所聞。由於自己的孤陋，我那時只讀過吳的一篇文章——「憶吾妹詠香」（「傳記文學」，第十九卷二期，一九七一年八月）可給我一個深刻的印象。文章一開頭就那麼委婉清雅：「念其一生多病，而百折不撓，向使少時不嬰骨疾，亦不過如尋常之女子已耳，安能發作奇華，蔚為妙質，蜚聲于藝苑乎？是造物之所厄，適所以成之；乃既成矣，復摧挫之，不假之年，抑又何哉？嗚呼，天道誠難知矣！」我心中自語：一位不凡的畫家，還有一位文言文寫得很美的堂姐。

梁和老提到吳語亭時，我追問：「她有那些著作？」

「她的詩很好，字寫得美，畫也秀氣。她是個讀書人，費了許多功夫整理李蕪客的日記。人又賢淑。」梁老頓了頓，加重語氣說：「現在只有一個吳語亭，將來也不會有第二個。像她這樣的人，以後再不會有了。」

承梁和老把她的地址給我，我就寫信給她。我一看她的回信，立知他老的話絲毫不虛，簪花妙格、文詞優美，而且那麼自謙。承她不棄，以後時有書信往還。她的信，我都是諷誦再三，而且每次得到，必掛在書桌前的牆上，觀摩幾天再收入櫃中。也因為她的信寫得那麼好，我每次給她寫

信，必搜索枯腸，自歎不如之餘，只能希望能做恭敬二字，然而就在這一點上，恐怕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。

爲了參加「建國史研討會」，我一九八一年八月六日回到台北，住許昌街青年會。次日，函候語亭先生伉儷，請她賜我一個機會跟她當面請教。她的回信很快地來了，約我十五日（星期六），到和平東路一段青田街口的廣興樓午飯。她和陳民耿先生真是太客氣了。

是日，我如約前往，主人和其他客人都已先到了，是梁中銘先生、陳隼甫先生和張平群大使。民耿先生中等身材，清健，面部表情嚴肅，一看就知是位正人君子。語亭先生嬌小玲瓏，溫文爾雅，談吐舉止，都非常秀氣。她是我生平見過的最秀氣的人。

那天的菜非常可口，談話也很融洽。只可惜那天中午另有數位鄉前輩召宴，在寧波永福樓。因和語亭先生約定，十七日早晨去她府上請教。

十七日上午，到泰順街她的公寓，在二樓，收拾得清清爽爽，靠牆處都是擺滿了書的書架，客廳外有短廊，搭了豆棚瓜架，還有很多盆景，給屋子又增添一分幽雅。

她和我坐下來談，談她的故事。雖只是第二面，她信任我，什麼都說，沒有隱諱。她告訴我，她有一部日記，誰都沒看過，連陳先生都沒看過。我太高興了，簡直有點驚喜若狂。婦女文學，年來略有涉獵，可還沒見過一部日記真蹟，連影印本、油印本都沒見過。

我問：「能讓我看看您的日記嗎？」她說：「我問一問陳先生。」她到隔間書房，跟陳先生用福州話說了幾句，我隱約聽到，她稱他：「民哥」

# 回閩瑣記

十四年 八月廿一日 晴

日來迴眺滄輪，燕能佔到伊人之來雁。昨早自往郵局查驗，見未報此，慶然而返。俄銜甲赴南街，因託其代探及歸，日明日寧無至矣。惟叩詢之胡為，當關心二表兄之消息矣。余報然曰否，因倩女友在申購草履，據云本輪歸故一探也。余前日返雅文巷，掃除閨閣，快世間幾時，回廊苔以沒，且即令已嫌，復問何忽言旋。余曰：「敢日前來電，促依此行，雖讓以皆緩，恐不久終當首途，乍違膝下，最難為情，故欲歸來，以練習為別耳。今晨梳洗畢，即整頓帶回衣物，弟物扶乾見之，慰討：不

。她又輕輕走回客廳：「陳先生說，他要看一看。」

十九日下午四時半，我再到她府上。她拿出幾本線裝本的日記，都是毛筆繕寫，內容不及細看，那漂亮整齊的書法，已使我肅然起敬。我說：「了不得！我今天大開眼界，看到了無價之寶。奇文應當共欣賞。能給我一個影本嗎？將來可以公諸於世。」

她低着頭，淺淺一笑，笑得那壓純摯，像是一個小女孩穿了一件新衣，別人贊美了一句，有點不好意思。接着說：「有什麼價值嗎？你真的要的話，我選一部分，影印一份給你。」

以後幾天，為參加「建國史研討會」及它事，我未能再去。直到

西曆一八九七年六月廿一日，語亭誕生於她的老家鼇峯坊。一歲後即遷居仙塔街。她原名玉亭。

她的祖上，是五世科甲。太高祖吳素村，是位舉人，工詩詞，著有「素村小草」；曾任台灣鳳山的教諭，關懷民生，開放學宮的泮池，以便水利。

語亭的高祖名茹芝，也是舉人。曾祖名宣璣，是進士，其兄都是進士。祖父名頤昌，他的三個兄弟都是舉人。祖父的舉人科，在光緒八年（一八八二）壬午，出了數位有名的文人，解元鄭孝胥（一八六〇—一九三八），又如陳衍、林紓、卓孝復。主考官是旗人寶竹坡。一九五一年，卓君

離台前夕，即八月廿八日，我去她府上叩辭，並取日記影本。二老的溫文懇摯，是我永不會忘的。回美後，斷斷續續的拜讀她的許多著作，總因許多事打岔，直到一九八二年春夏之交，開始寫此初稿，草成後，寄呈她過目，承賜正，作了若干修正，謹誌謝忱。

## 並不快樂的童年

總的說來，福建省並不富庶；但山水靈秀，文風很盛。明清兩代出了許多進士和詩人。省會福州更是人才薈萃，近百年來出於此的豪傑俊彥多矣，如林則徐、林旭、林覺民、林紓、嚴復。稍讀史書者，莫不能脫口數出一二十位。

鼇峯坊的吳氏，可也是個響噹噹的世家。遠的後提，先說近代，在文藝界，誰不知道吳詠香女士和吳納孫先生。語亭就是這二位極佩服的堂姐。她沒有彪炳的功業，但她的詩、書、文，尤其是數十年不輟的、優美典雅的日記，將使她在中華歷史上占一獨特的地位。

清光緒廿三年（丁酉），農曆五月廿二日，即

庸先生（孝復子），過訪民耿先生伉儷，談及胡適先生，欲其撰文敘述該科盛事。卓因忙未果。甚可惜。

語亭的父親名賓駒，號冕昂，是最後一科舉人。前清時，任職於郵傳部；民國後，在交通部工作。

她的母親很聰慧，雖然讀書不多，愛讀白話小說。老年在重慶時，仍以讀新式小說為樂，「飄」、「苦兒努力記」、「小婦人」，都是她屢讀不厭的。

她沒有同母姐妹，有兩個弟弟。她是個溫順的女兒，不敢向父母提出男女平等的請求，可自心羨羨慕弟弟們，羨慕他們能上學，有種種自由。記載她的生活和思想，還有比她自己記的更好嗎？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六日（農曆五月二十四日），她在日記裏追憶往事：

衰子才云：「書到今生讀已遲」，蓋謂人貴有夙悟耳。我天賦既薄，稚年復不得早讀詩書，佳日蹉跎，徒傷老大。現縱強自努力，而過目輒忘，究亦奚裨？

吾祖固名士，而兩姑均不辨之無。去歲吾母言：阿父年來家居，常自課庶妹，并親為之界烏絲，錄新字，妹性鈍，每一課輒口授至數十遭。母嘗問父曰：「玉兒曠昔，君曾如是認真否？」父笑不答。余聞之，不勝艷羨庶妹，而自恨生不逢辰也。

憶得十二、三齡時，曾與佑弟隨師讀「左」、「孟」、「論語」等書。是時，大人意只教余作伴讀，使弟能感興趣耳。余少不更事，又喜作女紅，所學毫無進境。

無何，隨宦大人北京任所，時聘王君授兩弟英算，史君教中文。余則獨處閨中，無所事事。暇偶臨摹「百家摺楷」，兩葉；或取「西遊記」私自瀏覽而已。如是者半年。值先祖棄養，吾父奔喪回里。是秋，滿清鼎革，大人解組家居，雖承歡愛日，然因家計所累，更無閒情課兒女。兩弟亦日事嬉遊。吾家屋宇故涼爽，家人消夏，多於花廳門檣蒲，吾輩亦于二進廳事，作牧奴之戲。

荏苒至秋間，兩弟入明倫高小肄業，表妹入女師初級，余不勝歎慕，亦思入學修業，屢請於父母，均弗許。時吾閩女學乍興，常有蜚語，

父尤深惡痛絕。一日，余復以為言，父不答，余退而掩泣。移時，母入曰：「爾父心緒不佳，你勿不解事也。」

自是深知入學絕望，遂不作夢想。迺於書櫥中覓得「史約」，自加標點；或取「史論正鵠」讀之，而襲其辭意，摹擬為文，製畢則疊向空櫥中。八叔新購精版「聊齋」一部，竊假瀏覽。初多未解，又羞於問人，然實愛不忍釋，只反覆更閱，竟能推知其大意。或涉獵他書亦然，竊以為喜。

明年夏，得「石頭記」一部，背人披閱，日夜不暫停。盛暑家人避風庭院，余則執卷倚牀，寧帷自障，惟恐父見。後乃匿八叔母閨中偷閱焉。

入秋，兩弟在家修業。愷將投考清華，佑將游學法國，各延師授西文，父則自課國學。弟等終日把卷咿唔，余則獨抱向隅之慨。一日，乘間稟母曰：「兒願大人能於課弟之外，更以多許授兒。」父亦未許。

至是冬，父始於課弟時，呼余旁聽，及作文亦令試筆。每日有恆，頗饒興趣。如是者閱四月。

明春，父長電局，以公忙，吾儕功課乃一暴十寒。夏間，愷以首選入清華，佑進工校肄業，旋赴滬考入南洋公學，（後改交大），余遂輟學。回溯生平讀書最得力者，僅此四月光陰而已。

厥後，每逢暑假，兩弟回閩，大人常出課題，命吾等操筆。余所作斧削極少。佑弟曾曰：「姐為文最佳，無多修改。」父笑曰：「姐固清通，但父有佳句，則改你與愷弟篇中矣！」

一次，作城南公園遊記（閩耿王莊故址），父改兩弟文畢，至於余，忽拍案呼曰：「是兒文思，與我竟同出一轍。蓋父改佑弟之文曰：「登峴山者，猶懷叔子；游西湖者，尚拜岳王。」而余文中則有：「峴山以羊叔子而名，西湖以岳武穆而顯」之句也。此外尚有李陵論馬援論；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、見大敵勇；及展喜退齋師等篇，均為大人所激賞，謂能讀書得間。自是常加誇獎，幾逢人輒道，惟終不允余入學校。

直至民八赴京，始在培華肄業，然旋復歸里。自恨不遲生十年或廿年，使曩時吾父能有今日開通之思想，則余何至僅得淺薄之學識？

不但此也，即耿留學英倫時，要求與余通音問，亦為雙親之所阻。此節吾兩人至今猶引為憾事。前數年，懜弟歸國，締交瑛妹，戀愛史中頁頁均有可紀念之陳迹。而吾親亦無貶詞。余乃幾成時代之犧牲者，追懷往昔，輒復慨然！

未能受正規的學校教育，是語亭夫人一生的大遺憾。數千年來，具同憾的中華婦女，必為數很多。她為這無數的「時代之犧牲者」，發出了心聲。

語亭自小喜愛書法。上引文提到，她自己臨摹「百家摺楷」，這是以前翰林們寫的工楷。以後，她又自臨趙孟頫的小楷「閑邪碑」、及唐書法家鍾紹京寫的「靈飛經」。她的小楷，筆力圓潤、結體緊密、布白雅緻，為許多書家所讚賞。總的說來，她的字有如其人，靈秀端莊。

她自幼身體纖弱，父親不讓她做詩，怕苦思有損健康，不會長命。十八歲左右，她自己開始寫詩，不敢給父親看，更不敢給別人看。她最早的詩，後收在「語亭吟草」卷上，寫於戊午年，即西曆一九一八年，那時她廿一歲。此詩題為「夏日偶成」，措詞自然，意境清逸。「爐煙島晚風斜，一卷殘書一盞茶。坐久小牕無個事，隔簾遙數蕙蘭花。」這是作者的閨中寫照。

## 禮教下的戀愛

一九二二年，語亭跟父親回福州，賀祖母的七十壽誕。祖母愛她，把她留在身邊。

她的婚事，當然是她的親長們所關注的。那時已是所謂五四新文化時期，但她家的女性，仍恪守禮教。她的父親，涵養維新，擇婿的標準是：留學西洋。這標準摒退了多士們，同時也促成了她與表兄陳民耿先生的結合。

語亭夫人的母親，是民耿先生的姑母。陳家是名儒陳寶琛（字敬嘉，號伯潛、弢庵，一八四八—一九三五）的老家。民耿先生的祖父原是富商，美儀表，有幹才，因母弟經營質庫，虧官帑繫獄，祖代賠償，產業幾盡，連祖傳的廣廈，都賣給一個小學作為校址，家道因此式微。

民耿先生自小敬愛語亭的秀外慧中。他行謹寡言笑，就是對表妹，也不敢透露感情，怕被拒絕。然而，她是不能忘懷的。為了達到她父親擇婿的標準，他埋頭苦讀，成績優異。一九一九年，入倫敦大學攻經濟科。在英時，梁和鈞先生想替他做媒，他婉謝了；又有姨丈想撮合他及駐比利時公使王石孫（景岐）的女公子，他也謝了。

一九二二年五月起，語亭的姨母，開始為他向吳家求婚。他姑丈業已允許。這期間，他無法知道語亭對他是否有情，試寫一封給她的信，被她父親代收了，雖很欣賞他的文字，但却禁止他再寫信。好事多磨，直到一九二三年七月，才行文定之禮。婚期是延了又延，語亭的親戚鄰舍，常背着她竊竊私議，甚至一位表親竟評論她，將來結婚時，可要成了老新人了。

一九二四年，民耿先生學成歸國。到天津拜訪鄉前輩林長民先生，並告以將歸里完娶。他在英時，就深受林的賞識。當他結婚的半月前，忽接到他哥哥電報，說宗孟先生已推介他到法制院任參事。明令發表出於意外，他實不知。長民先生有政治家的風度和手腕，喜歡延攬青年。至今，談起長民先生，陳氏梁孟仍心懷知遇的感激，尊稱為「宗老」。長民先生（一八七六一—一九二五），字宗孟，畢生致力於中國憲政和議會制度之建立，與梁啟超同是進步黨的首領。林的長女徽音，是梁的長子思成的夫人，均為文教界聞人，已作古多年。（註一）

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卅一日（農曆十二月初六），民耿先生和語亭夫人，在福州完婚。新郎是青雲直上的青年才俊，風度翩翩；新娘是多才多藝的名門淑女，嫵靜嬌美。親友怎不交口爭羨呢！林長民先生是有名的書家，親寫喜聯為贈，句為：「袖中海氣添新黛，嶺上梅花逗淺溫。」用的紙是妃紅酒金，襪以白綾，襯以裝璜，真瀟灑雅麗。陳太傅寶琛以圭峰碑楷法書聯：「乘槎歸上重闈壽，合香歡聯兩世嫺。」用的是珊瑚牋紙，配以錦邊，雍容華貴，適稱其身份。此兩聯是新人寶愛的，懸掛在新房中。

結婚素稱終身大事，對一般婦女而言，其重要性有甚於對於男性。然而，數千年來，中華婦女沒有留下關於她們自己新婚時的詳細記載。語亭是惟一的例外。一九三三年九月，她客寓青島，寫了「結婚一週補記」。

此文從未發表過，經筆者懇求，她始賜影本一份。我拜讀再三，嘆為千古奇文。非至情者不能作此，非高才者不能作此。讓我們先讀文末附語：

吾儕僑居此地，數月有奇。日前耿南行，余挈宜女栖遲客舍，羈縻零丁，天涯牢落，千百無聊賴中，尋思舊事，冀剪新愁，乃追記結縈一週之樂以自遣。憧憬前塵，夢痕依約，寫至歡娛之際，一切若記若忘，疑醒疑醉，心頭似有一縷遊絲，飄搖蕩漾，恍如神遊舊地，當年之情懷影事，都湧眼前，個中別有一般說不出之心情，之滋味，未審檀奴亦曾

領略之否？第念從來所傳敘述房帷韻事之佳作多矣，未聞有出自閨人之手，今乃冒昧破例為之，其貽笑惹嘲，在所難免。況又謫陋不文，未解鋪張藻飾，含蓄紆迴，悉皆紀實直書，毫無結構，祇自抒其直率之情而已。固知事迹平凡，原無足道，不過姑留鴻雪餘痕，藉供異日回顧，兼作私人史料云爾！

多麼委婉雅潔，這是她詩文最大的長處。即使寫新婚燕爾，詞意雅潔。娓娓描述，從容不迫；情真語摯，感人至深。

### 王充思想體系

陳叔良 著  
定價九〇元

王充為我國中古時代最具震撼力之偉大思想家，影響深遠。本書有系統地闡述王充之時代、身世及思想淵源，並就其人性論、知識論等多方引證，詳加剖析，最後就歷史懸疑問題作精闢之論斷。附錄所載「論衡」版本及有關論著書目，尤多參考價值。

### 論孟虛字集釋

倪志備 著  
定價一八九元

虛字抽象難明，變化多端，在文章中為表神情之工具，對文體有彌縫輔助之功。本書所選自論孟二書中虛字二百餘字，通常應用者已略具備。著者以現代語法知識，說明其各種用法、變化，隨文疏解，以供研讀古文讀者理解文義，改正寫作錯誤之用。

### 群玉論學文集

田倩君 著  
定價一一七元

本書所收論文計二十二篇，約二十餘萬言，以商朝為重心，描寫上古社會之形態，如文化、生活之發展以及社會經濟，國家體制等。也即為商朝文化之前因及其對後世之影響。由本書得窺先民社會生活之一般。

### 治史經驗談

嚴耕望 著  
定價四五元

本書為作者就其四十餘年研究中國歷史的實際經驗談，以供青年史學工作者參考。全書分為九篇，內容涉及基本方法、具體規律、論題選擇、論著標準及論文寫作諸問題，最後二篇作者認為係求取學術成就的最基本功夫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